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李英儒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李英儒 著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本書原由作家出版社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出版，
現增作者新写的《后記》一篇，由本社重排印行。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書号 1340 字数 167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 7/16 插頁 1

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5000册

定价 (3) 1.30元

—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日寇对冀中区抗日根据地突然發動了瘋狂的五一“大掃蕩”。

沿河村像一個受了重傷的戰士，無精打采地躺在滹沱河南岸；圍村的榆樹柳樹大部被攔腰鋸倒，樹枝拋在樹根的旁邊，樹干被拖到村北擺渡口上，搭作軍用浮橋；十字街左面合作社的房頂子燒坍了，新白楊木的窗戶變成黑炭條，窗戶上面的磚牆，熏染上一層黑煙，一看就知道火舌頭是從這裡吐出的；右側麻糖舖，燒的賸了孤零零的四堵牆，成年蹲在灶坑炸麻糖的歪嘴連喜，被鬼子挑死了，屍體橫躺在舖子的門口，麻糖盆一扇一扇的滾了滿地。屍首旁邊，有連喜挑麻糖的扁担，上面染了幾片殷紅的鮮血。被腳印踩亂了的土地上，兩只脫落的金牙閃着亮光，記錄着敵人付出的流血代價。合作社對面是抗日完小，學校里歪脖槐樹上掛的那口鐘——鐘是萬历年間造的，學校上課、全村開會集合都靠它發號令——連同維系它的樹干，一起被刀劈斷，砸到學生廁所的尿坑里了。學校圍牆上白色大字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”的標語，被鬼子塗抹去“日本”添上“八路”兩個字，添了下款“大江部隊宣”，課堂上的書桌板凳統統搬到操場去了，桌上地下亂扔着雞骨、魚刺、大米飯粒子、紙煙頭、空罐頭盒，還有砸碎

了的水壺飯碗；臨街的操場邊上宰了幾頭耕牛，好幾唧噥五臟六腑濕漉漉的堆在牆根下，一羣青蠅互相擠碰着腦袋在聚大餐；遠處一顆被遺棄的黑牛頭，倒豎起一雙長長的牛角，瞪着褐色而無光的眼睛。街上是無人走動的，老鼠和麻雀都胆大了，牠們上飛下跑一齊出動，赶跑了牛肺臟上面的紅頭青蠅；然後，牠們又唧唧啾啾地互相撕擄。猛然一陣風來，刮的雞毛飛揚，麻雀受驚地飛到房簷上；風停了，麻雀又唧唧喳喳地飛了下來。沿河村兩條長長的交叉的十字大街，靜的連一個人影也沒有，只有掛在天空的五月太陽，照耀着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對中國和平農村燒殺蹂躪後的淒慘景象。

到了第五天的下午，大街上才出現了一個人，這人四十多歲，大高個，長驢臉，多少有點駝背，走路斯斯文文的，許是為了“掃蕩”後第一次走大街的緣故，他神色有些慌張，左顧右盼地像在尋找什麼似的；當他發現麻糖舖歪嘴連喜的屍體時，他頭髮根子直發乍，像誰推着他的身子一樣，腳步快的幾乎是在向村北跑。

這個人叫吳二爺，是前天夜里同地主張老東偷偷回村的，他們離開家僅僅四五天光景，沿河村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沿河村是冀中安平縣遠近馳名的模範村，全村三百餘戶，約有二百家抗屬，青壯年絕大部分參了軍，前後三次擴軍工作，全村青年抗日先鋒隊總是向鄰村青年挑戰集體入伍，因此從冀中軍區的主力兵團到縣大隊、區小隊，哪一個單位都有這村的幹部或戰士。這村離敵人據點較遠，最近的伍仁橋、流羅離這裡也有二十來里地，因為隔了一道滹沱河，敵人除每年照例地在冬季春季“掃蕩”一兩次外，平時到這裡來的不多。有這麼好的客觀環

境，加上村干部工作努力，各样的工作都很好。工会、农会、青抗先、妇救会、民兵、武委会、兒童团、剧团、夜校、識字班各种組織都健全；也正因为这村离敌人远，工作有基础，有一个时期，什么机关都願在这里住，从冀中軍区呂正操將軍的司令部到区政府，大大小小的至少平均上十几个机关經常住这里，而且無論哪个机关部队住到这里，他們的全体人員都感到高兴愉快。現在住在这里的却只有一个騎兵团。

七八天以前，县里派来干部，佈置立刻坚壁清野准备反“扫蕩”，村干部赶紧召开了會議，叫大家藏粮食埋东西，准备打游击。夜晚村長亲自拿喇叭筒子作了高房广播，全村紧张地动员起来了。吳二爷見到这种情况，心慌意乱沒个主意：不信，活像敌人要来；真信，又沒見敌人踪影。况且騎兵团的同志們，照常出操、跑步、打籃球、唱歌子，街道扫的干干淨淨，在树林里，战馬一排排地拴起来，沒有半点轉移模样。他拿不定主意，偷跑到地主老財張老东面前領教去。吳二爷在村里当粮秣先生这兩年，也跟着羣众斗争过張老东，但他認為斗的有点过火，在他眼里張老东并不太坏，人家經的多見的广，有經驗有学識，至少也比普通人能耐的多，他常把村干部的意見和張老东的意見加在一起用二除——做成他的意見。

張老东听了吳二爷的报告，搖着亮頂腦袋，表示絕不可能，說：“春天扫蕩过了，夏天麦子沒熟，扫个什么勁！”他接着提出伍仁桥据点沒抓伏要事，跑安国的大車回来說城里沒增加鬼子，劝吳二爷別听村干部那一套，他說：“他們是無事生非，庸人自扰。”吳二爷根据双方情况，心里下了結論：敌人馬上來不了。

就在当天夜里，他家住的两个騎兵班，悄悄起来牽着馬到連部集合。連部設在他的斜对門——張老东家客厅里，吳二爷不

放心，跟到張家去看，見全連鞍馬齊備，正要出發。張老東站在客廳里，窗戶上透出他搖搖晃晃的大影子，像是坐臥不安的樣子。吳二爺先干咳一聲，表示打个招呼，隨即進客廳去；張老東朝他點點頭，吳二爺說：“情況准是很緊，看他們快的……”說到“他們”兩字，頭向院中一擺。

“打游击嘛！”話音里充滿了諷刺和不滿，像是故意叫院中同志們听的。吳二爺才要答話，門帘一响，柱子進來了。柱子給張老東扛了十來年長活，跟張老東是叔侄相稱的遠門當家，他有四十多歲，參加了工會，不大開會也不願學習，受地主的剝削他懂的，就是不願正面鬥爭，對張老東有些懼怕，常想：工人增加工資是上級給訂的，我犯不上得罪你，你乍刺，上邊就會管教你。

“大叔！家里的人都起來了，東西也收拾好啦，多會走？”柱子問張老東。

“二青哩？”他反問了一句。

“吃罷晚飯就開會去啦！”

“開會！開會！一年到頭光開會。我花錢僱長工，吃着我的飯，干着八路軍的活兒，這份冤向哪兒說去。”吳二爺見張老東臉朝他講話，便說：“這麼晚還不回來，二青這孩子，真有些過分。”說完向窗外瞥一眼，看了看院里動靜。張老東說：“壽軒！（壽軒是吳二爺的官名）咱們誰也不等，叫你家人去，咱們一塊走！”正在這時，騎兵們都出發了，馬蹄在大街上咯噔咯噔亂响，老鄉們也亂啦，牽驢牛，扛鋪蓋，揹包袱，女人叫，孩子哭，一家人怕失散，嚷嚷着打招呼。張老東又急又怕，大聲喊西院的女眷們說：“看你們這股坐折板凳熬干燈的勁，個挨個是眉眉麻搭眼的，都快滾出來。”他回頭朝柱子說：“你牽上青驢子，帶着驢驢子，馱好被褥，掛好包袱，快快快！”他自己緊了緊腿帶，抓起松木柺杖，領

头往外走，出門口正碰上吳二爷，兩位家長沒再說話，就并起肩走，这时队伍已离村很远了，老乡們也大部走完，街上稀稀拉拉的沒有几个人。

出了村，听见砲直响，張老东碰了一下吳二爷的肩膀：“村里人淨朝南和西南跑，不知为什么，依我看，桥上沒增兵，北边准沒事，咱們过河往北去。”吳二爷說了声“可以”，他們便渡河奔楊家庄方向走。砲声从东北方面傳來，張老东等高兴 自己选 对了道路，加快了脚步由楊家庄向西北方向走，約莫走到棗树营，迎面逃难的人流冲过来，人們跑的又急又快，問也問不出个准确情况，他們不得不轉回头往南跑。再返回河岸时，找不到渡口了，兩位家長只好狼狽地領头蹚过河来。过河后，柱子和牲口都瞧不見了，張老东急于赶上柱子，女眷們偏走不快，他一路罵罵咧咧地不住口，不管怎样着急，他們終于落在所有人的后边。东方天色發白的时候，远处晨霧濛濛中，瞅見一个矮身形的人，用力往回拉牲口，牲口揪着屁股不动；張老东看着像柱子，冒喊了声：“是柱子嗎？”

“是我，大叔！”柱子累的渾身是汗，兩手竭力牵引韁繩，嘴里答話，精力却集中在連嘶叫帶踢跳的驢騾子身上，顧不上看他們一眼；張老东憋了滿肚子火，赶到跟前，朝牲口屁股上用力抽了一手杖，牠才老实了。

“菊花青哩？”

“兩個迎生子，誰也不迈溝，你越往前曳，牠越往后揪，……”

“別說廢話！菊花青騾子哪去啦？”

“剛迈过溝，过来个民兵，嫌牠挡道，朝牠屁股頓了一枪托，青騾子不是有后惊的毛病嗎，夺开韁繩跑啦！”这时 柱子 才用袖子抹一把汗。

“你真是塊廢料。快走！”他把手杖一揮，表示不讓柱子再說話，大家無言地走了半里地，張老東說：“壽軒！咱們踏地走吧！後面沒人啦，道這麼明，敵人來嘍，准先碰上我們，咱們要替八路擋災，就冤死啦。”吳二爺點了點頭。

踏地走了三几里地，碰到一座坎，四周長滿了綠油油的青草，青草深处，不知誰在這裡挖了一個深深的地窖子，他們都坐在地窖子里。張老東數了數連同他兒媳、侄女帶柱子六口人，吳二爺家三口，一共九口人；大伙都累的一步也不願意走了；張老東的腳上早已打了泡，他想：跑到哪兒也不保險，于是他叫柱子站在地窖外邊看情況，索性躺下休息一會兒。這時候天已經大明大亮了，野地里很安靜，驢騾子磕哧磕哧啃麥苗的聲音，催的張老東打起瞌睡，他的兩只大鈴鐺眼閉上，活像反扣上兩只大酒盅子。

“大……大叔！快……快點醒醒！敵人來啦！”柱子吓的臉黃口吃了。

張老東從夢里驚醒，探身向外看時，幾個偽軍業已走到跟前，見里面有人，話也沒說就向里走，張老東伸開兩臂堵住土窖口，前面偽軍揪過他來，重重地打了几槍托，闖到窖里，先搜去他們身上帶的錢，然後解開包袱，挑揀了几件好衣物就走了。沒過五分鐘，又來一撥偽軍，他們翻了半天見沒有值錢的東西，動了火，狠狠地揍了張老東吳二爺他們一頓，然後匆匆地走了。張老東的臉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，站也站不起來。他爬到土窖里，才要消停一下，柱子說：“嘿呀！可要了命了，敵人的步隊馬隊，遮天蓋地，一扑面朝咱們趕來了。”這一下把張老東的魂都吓掉了，再也沒有探身外望的勇氣。吳二爺雙手扶住窖口，吓的渾身打哆嗦，牙齒磕碰的亂响。正沒辦法時，張老東一抬頭，見距他

丈数远处，坟山旁边的灌木丛里，爬着一个青石彫刻的烏龟，烏龟背上馱了半截石碑。像發現了救星似的，張老东在地窖里双腿扑通一声朝烏龟跪下，他一招手，所有地窖子的人，都笔直地跪倒。他兩眼含着热淚說：“神龟在上，信士弟子張东来（張老东的官名）在下，你保佑我們兩家，躲过这场灾难，回头弟子年年香火，重塑金身。”祷告完了，头伏在地上，渾身颤抖个不停。約有半点多鐘，柱子偷偷爬出去，向远处瞄了瞄，敌人队伍早跨过他們很远了，他高兴地說：“大叔！这一回王八爷真显了聖，你們看，敌人走过去啦！”張老东赶紧爬出去，小心地四下里一看，确实是敌人走远了。他伸了伸腰，舒心地出了一口長气，腰間一陣酸疼，他的濃眉一皺臉色一沉，用正經而严肃的态度教訓柱子：“不許胡說八道，神龟蛟龙，有聖有灵！”

他們在这个地窖里宿了一夜，第二天傍黑子，柱子从外面打探出了兩条消息：一是听到逃难跑回来的人說，日本鬼子这次“扫蕩”是拉大網，把所有的軍隊老百姓都圍到石德路，青壯年都捆走了，牲畜財物搶光啦！另一条是听說日本軍司令部，在沿河村住了一夜，杀人放火搶东西，沿河村所有燒不尽搶不完的东西也糟踐透啦！听到这个信，張老东白天夜里睡不着覺，連口涼水都嚥不下去，他心疼逃难丢光了的東西，更心疼家里青堂瓦舍的兩套宅院，后悔跟八路軍一塊逃难是上了当，不如压根兒留在家，保住自己的財產。第三天柱子回来說沿河村老百姓，始終沒逃完，赵三庆就是沒走的其中一个，赵三庆捎来信說是他費了很大的力气，才保护住張老东的房舍財產，但他說这仅能敷衍一时，長久的办法，就得聯絡敌人；他劝張老东他們赶快回村成立維持会去，并說河北的村庄都維持好啦。这个消息对于張老东，像吸两个煙泡一样，他兴奋了。他想赵三庆事变以前在天津跑

合兒，眼界寬，手腕辣，嘴頭巧，能應酬各種人，拿他當槍使，對自己完全有好处。他分析這次趙三慶不離開村，一定有點名堂，後來，他想不管有啥名堂，保住財產性命頂要緊，再說幾年來受八路軍的氣，也受夠了，這個世道該變了。這天夜里他說服了吳二爺，他們一塊趕回沿河村，到家就找到趙三慶，他們三人開了半夜的會，決定由張老東出名成立維持會，趙三慶報奮勇連夜到伍仁橋打聯絡，並約定吳二爺第二天下午在河沿去接他……。

吳二爺戰戰兢兢地沿着大街往北走，風吹起鷄毛塵土夾雜着動物屍體的酸臭氣味，刺進他的鼻孔，他用袖子堵住鼻口，更加快了腳步。走到村北渡口上，朝北一望，連個人影也沒有，河裡沒大腿深的水，稀淋稀淋地流着，沿河兩岸是一眼望不到邊的綠麥苗，風吹動麥苗，像一片波浪翻騰的綠海一樣。在這裡成天價辛苦勞動的莊稼人們不知哪裡去了，麥苗和青草連長在一起，沒有半個人撈它們一鋤。河邊地橫頭上有个墳頭，吳二爺坐在墳頭上，掏出長煙袋來噝噝噝地抽煙，隨着噴出的煙，他想：昨天還是八路軍的糧秣先生，明天變成維持會的先生了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這變化太大了啊……他有點悵悵，後來自言自語地說：“不管是你們哪一面當權吧，只要坐穩當了就好，姓吳的雖說是一棵隨風的草，橫豎誰來也離不了我這只拿筆的胳膊。”半荷包子煙末都快抽完啦，還不見趙三慶個踪影。

傍黑子，吳二爺等的實在不耐煩了，拔起屁股要走，這時河對岸露出趙三慶圓圓球球像个夜壺似的腦袋來。三慶知道吳二爺是專門等他，急忙從晃晃悠悠的浮橋上邁過來，沒等吳二爺問話他就搶着說：“成啦！成啦！一切都辦妥當啦！”他四处望了一下，又啞住聲音講：“告訴你吧！成立維持會不成問題，我連袖章也帶來啦！有袖章就算封官承印，什麼部分都能接見；走！走！

咱們到老东先生家一骨腦兒再說去！”

二

农会主任赵成兒的家，住在沿河村东南角，五把粗的一棵大叶椿树下。三間矮矮的房，繞房周圍是籬笆夾成的小院，房是土坯盖成的，牆壁很早被烟燻黑了，木窗悬吊着，房梁上掛着百十枚黄色玉茭棒，还掛着兩綑風干的紅辣椒，上面蒙了層厚厚的塵土，屋子矮得站在炕上头頂得着房梁，燒焦了的炕席，常發着股焦糊味，空气也常是干燥噎人的。这几間小屋虽然簡陋，它可是沿河村革命种子生根長芽的地方；早在一九三七年冬天一个下雪的晚上，有个党的工作同志来訪赵成兒，他們整整談了一夜，两个月后这間屋里举行了沿河村头一名黨員——赵成兒的入党仪式，此后这屋成了全村的政治活动中心，村里的新黨員新干部都是从这里得到栽培教育的；赵成兒是活动中首腦人物，村里的大事——减租减息啦，繳送公粮啦，參軍打仗啦，沒有不經過他的；他也好管小事，抗屬的地沒种上他要管，孤兒寡妇沒水吃他要管，兩口子吵架拌嘴他也要管；他常說：“当家就得多管事，管事不能怕麻煩。”他每天忙的像个走馬灯似的，圍村轉来轉去，常是端起飯碗来被人叫走，睡在被窩里又被人拉起来。他整五十岁了，个性倔强，脾气暴騰，动不动就与人吵几句，話板生硬的噎的人喘不过气来，因为他滿肚子心腸为大家办事，誰都原諒他这点毛病，大事小情都要找他，把他当成沿河村的当家人。別看他啥事都干，他并不爱管家里的活兒，他老婆常說：“一百家你管了九十九家，就是不管自家。”

这次反“扫荡”的任务佈置下来，忙的他兩天兩夜沒有睡覺，各部門都开过会了，他总是放心不下，像往常一样，除非他亲眼見到下边怎么搞，他才能松一口气。今天村長王金山又到区里去开会，他更得要亲自檢查一番。主意拿定，便想先到学校里看民兵开会的情况，由屋向外走时，他老婆講話了：“鉄鋼他爹，你等一下，咱們那点粮食朝哪坚壁呢？”

“朝哪坚壁？”他想：哪里坚壁也行，这点小事还用問我，我的公事还忙不过来呢。沒哼气就走出小院了。

进了学校的大門，听見有人大声講話，嗓音粗的象吹喇叭：“……我們有二十几个壯小伙子，有十七支大枪，有百十个手榴彈，加上咱这把大眼盒子；这么硬的傢伙还怕个毬，不怕，什么敌人也不怕。我早代表大伙向上級打保票啦。这遭兒反‘扫荡’我們第一要协助主力軍作战，第二要保护老乡們轉移，第三捉兩個鬼子繳他兩挺机枪美一美。”赵成兒听出这是民兵隊長張胖墩在講話，張胖墩說話跟他的脾气是一样直出直入的，把一切問題看的簡單容易，沒見他害怕过，他也沒上过愁，多么紧急危險的事，也是自自然然的不在乎，他說話本来沒条理，分析問題也不强；可是，从听区委的几次报告中，他学了点乖——說起話来常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鬧騰一陣。赵成兒从人羣里悄悄地挤进去。这位身高体胖的愣小伙子，一發現赵成兒站在他的眼前，便笑着向大家說：“看！赵主任秘密地檢查咱們来啦！”不等赵成兒开口，他接着說：“赵主任！你有事到別处忙吧！俺們武裝部門，毫無問題兒。”赵成兒并不依听胖墩的話，他很仔細地告訴大家从現在起，吃一塊吃，睡一塊睡，大小事得按組織請假，家有家規，舖有舖規，学有学規，民兵是老百姓的护身符，更得有个規矩，免的遇見情况慌手忙脚的，他几乎个挨个囑咐了一頓。这二十几条雄

赳赳的汉子，对于他的话都是喜眉笑臉地听着，他感到民兵們沒問題了。

从学校出来，碰到他的大孩子鉄鋼。他們一塊有六七个学生，夾着書包往东走；望見赵成兒，鉄鋼笑嘻嘻的跑过来：“爹！你上哪兒去呀！你看，俺們也准备反‘扫蕩’了，老师給我們分开組，我跟毛山当組長，敌人不来就讀書，敌人来嘍就打游击。”赵成兒想要兒子办点事，一时想不起来，愣了会兒，想起是要他找二青去；可是孩子們早蹦蹦跳跳地走远了。二青在沿河村的干部中，是农会主任最喜欢的一位。他和村長王金山有同样的看法——認為二青培养培养，可以担起沿河村的整个工作来。

赵成兒要了解一下張老东的动静，这事非二青去不可，偏是今天沒人找他，自己便順着大街往胡寡妇家去，想叫胡寡妇去找二青，胡寡妇是基本羣众，斗争上很积极，什么事兒都是靠近組織的。

推开胡家的兩扇門，胡寡妇正同她的女兒小苗抬土，屋里咕啞咕啞的像是有人刨什么。赵成兒問：“小苗她娘，誰在屋里呢？”“是二青，給俺們掘坑子哩！”听見是二青，赵成兒很高兴，多么灵巧，不用找碰到了，沒回胡寡妇的話，就一脚迈进屋里。

二青二十二岁了，中等稍高的身材，寬肩膀，挺胸脯，四方大臉圓下頷，黑眉大眼睛，虎头虎腦的一条汉子；五岁上父亲去世了，跟随母亲吃糠嚥菜过着討飯似的苦日子，母亲經常給張老东家縫縫洗洗的做点針錢活，遇到陰天下雨的时候，拉扯上他、腩腆着臉吃人家一碗半碗的殘茶廢飯，刺耳的話是听不尽，白眼是看不完的。十四岁上便給張家扛長活。麦秋，二青同柱子他們六七个人，到河北張家大塊地里收割麦子，二青他娘跟着收割的人拾麦穗。歇头班的时候，張老东赶到了，見她紧跟着簾拾麦，

赶过去像抽牲口似的掬了二青他娘一手杖，嘴里罵：“想搶我的庄稼呀！不要臉的女人！”要繼續抽打时，二青攔住他的柺杖，張老东財大气粗，想連二青一齐打，二青举起割麦镰刀，說：“你再敢动我娘一手指头，我用刀割断了你的腸子。”張老东终于沒敢繼續动手。事后，張老东曾用了各种惡毒言語粗暴态度来报复，但这个青年孩子並沒有低头，他表面上不言不語，內心里憋了团怒火，这样，在母亲的勤劳朴素影响下，在生活的痛苦煎熬中，很早就养成了他那种忠厚誠懇沉默稳重而又富于反抗性的性格。一九三九年在农会主任的培养下，他加入了組織，受了党的教育，又連續地讀了几年夜校，这个青年僱工在思想气質上起了新的变化：他的眼界扩大了，精神領域伸長了，童年受的痛苦委屈，变成了斗争的智慧和力量，这些特点使他在沿河村青年羣里，成为最有威望的同志。

前天，組織上佈置了准备反“扫蕩”的工作，二青按照上級指示，同周老海、姚鍋子、朱大牛他們一起，当天夜里召集西半村的老乡开会傳達了。兩天来不分白天黑夜，他們挨門挨戶进行动员督促，实在沒有劳动力的人家，他們便亲自帮助，今天二青就是特意来帮助胡寡妇的。

二青一边学說西头坚壁清野的情况，一边繼續挖那个土坑，不大工夫，已經挖好，他同赵成兒抬起那个黑褐色的大缸，輕輕放在坑里，缸里先裝好半布袋小米，兩面袋小麦，小苗提着两个包袱放进去，胡寡妇还要坚壁条棉被，东西盛的滿滿的，再也扣不严缸盖，正在着急，听見院里有清脆的女同志的声音：

“大太白日坚壁东西，也不想着关門，不怕暴露目标呀！”說話的是沿河村妇女小队長楊杏花，随着話音人也到了他們跟前，一对烏溜溜亮晶晶的大眼，瞅着二青他們，嘴角上帶着笑。

胡寡婦帶着尊敬的笑容說：“啊！杏花，你親自來啦，是我俺開會去吧？”

“會是開過啦，你們娘兒兩個，誰也不朝面，再這樣，可要受批評啦！”杏花雖然笑着說話，也含着責備的意思。

“昨天夜里，二青他們敲着門來動員堅壁東西，準備打游擊，今天你們又通知開會，我想農會婦救會從根是一個領導，分派的工作，也定是一般樣樣的，就先忙着埋藏點糧食，這樣把會耽誤了。”胡寡婦耐心地解釋着。

杏花是村北頭織銅絲羅底的楊連生的獨生女兒，楊連生成年不在家，留下杏花母女兩人，七八畝的莊稼活，都靠她自己做。她十六歲上加入婦救會，同年被吸收入黨，工作挺積極，能說會道，好出點風頭，由於爹娘過分疼愛，她的作風上有些嬌氣，也有些驕傲，說話冷言冷語地好諷刺人。本來村里青年男女集在一起的時候總好開個玩笑，那時婦女們就會在話板上吃虧，可杏花是個例外，她從不肯讓男同志們一句。年輕的小伙子們背地議論，說她是朵帶刺的鮮花，好看是好看，有點扎手。不過不論什麼事只要求到她頭上，無論是地里的活兒或是針線活兒，她都熱心幫助，甚至扔下自己的事情也得成全了別人。婦女們又常求她開個路條，看看家信，誰也喜歡她、擁護她。

二青同杏花工作上聯繫不多，聽到她責備胡寡婦不開會，覺得這責任應該由自己來負，便說：“胡家嫂子沒去開會，是我們耽擱了她，要知道婦女們動員這麼仔細，我們就不到她家來了。”杏花想：怪不得人們都說二青為人忠厚老實，他的話是多麼入情入理呀，想到這，就微笑着回答說：“可沒關係，工作誰作了都是一樣。”她回頭看了看胡寡婦。“胡家嫂子別挑我的理，我是個說過就了的人。”忽然她像想起件重要事情，臉上轉成一副焦急的表

情，睜大亮晶晶的大眼，面向着趙成兒，說：“趙主任！你曉得村長回來嗎？他等你商量問題呢，看你這事務主義勁兒，全村的大事不着急，跑到這裡慢騰騰地刨坑子來。”老農會主任眼裡的杏花，就像自己跟前的兒女一樣，不管杏花說些什麼刺激話，從來也不放在心上。他囑咐了二青幾句，便去找王金山。

晚上，農會主任家的小屋裡，點了一盞菜油燈，擠滿了開會的人。二青和治安員葛腔子坐在板凳上，民兵隊長張胖墩坐在一把舊圈椅上，他那胖大的身軀，壓的圈椅吱吱地响，炕沿上是杏花，她摟着趙成兒的兩個小女孩，趙成兒的老婆緊靠在杏花後面，像往常開會一樣，她給大家放好一罐子涼水，便躺在暖烘烘的炕頭裡睡倒了。這位四十五歲的女主人，身體壯，勞動好，干起活來頂個男人，趙成兒的幾畝地，都是她自己耕種，對於共產黨她是擁護的，她說：“共產黨來嘍，窮人算吃開啦！”她沒搞工作也沒參加組織，杏花幾次勸她：“男人是農會主任，你還不搞點工作？”她回答說：“俺家出一個人就算啦！都像鉄鋼他爹似的整天繞世界跑，我這羣孩子就喝西北風了。”

村長王金山同趙成兒對臉坐着，炕中央放着飯桌，他正翻閱着開會的記錄本，手裡握着一支本地造自來水筆——兩顆子彈亮焊在一起制成的，時不時地在記錄本上划幾根綫條，像是標出問題的重點。王金山原是貧農，連續當過四年村長，他年富力強，了解問題很快，又有点文化，很被上級重視，去年秋天就被任為不脫離生產的小区助理員。

“還有誰沒來？”王金山抬起頭，朝趙成兒發問。

“大概就差我大嫂孑了。”趙成兒用眼睛點着人數。

“杏花！你隔牆喊叫她一聲，我們路遠的都來啦，她還磨洋工……”沒容胖墩說完話，門帘一撩，趙大娘——這位健壯如中